

糧食換來的書



人生在線
姚文冬

周末我跟搞收藏的老陳去鄉下「撿漏」，他說，有些人也學精了，你越想買，他越是寶貝，要麼吊你胃口，要麼漫天要價，但每次總有新獲。這不，在一位大娘家，淘到一本綠裝典籍。從老陳眼裏放出的光，我判斷這是一件寶物。

老陳問，這書怎麼來的？大娘說，老頭子活着時，陰天下雨就捧着看。老陳問，花多少錢買的？老太太說，是用糧食換來的。我咯噔一下。腦子裏浮現出那些用糧食換生活的時光。

清晨或黃昏，賣豆腐的推着獨輪車，扯着脖子喊：「拾——豆——腐——來——嘍」。不知為何叫拾豆腐，而不是買豆腐？豆腐雖軟，卻是那年月的「硬菜」。吆喝聲中，母親用小茶缸或小葫蘆瓢裝好豆子，抄起一隻碗，顛着碎步往街上跑。多數人家吃豆腐，也用豆子換，個別花錢買的，要麼富裕，要麼是沒種豆子。有買有換，也只好用「拾」來定義這筆交易？

豆子能換豆腐，玉米能換爆米花。爆米花是鄉村孩子最好的零嘴。一瓢玉米能崩一簸箕爆米花，崩爆花的從瓢裏摳出一茶缸，算是煤火錢吧。那時，糧食放在糧缸裏，小孩子踩着板櫟就能夠着。即使大人不在家，聰明的孩子也能吃上酥香甜的爆米花。

我上初中時，練習本正反寫

滿了字，又開始耕耘「行間距」。自習課，老師拿起本子嘩嘩翻了翻，說：「交糧食了讓你家長去買個本。」那時農家來錢的渠道，一是交豬，一是交公糧。交豬只在過年才有一次，那是一筆大進項，平時家裏的花銷，大多仰仗去糧庫交糧食。

賣了糧食再去買本，不算嚴格的換。我參加工作後，農村已經富裕了，但在偏僻的村莊，仍有用糧食換商品的。一次我下鄉，遇到一輛冒黑煙的農用三輪車，裝着一箱箱即食麵和一捆捆作業本，車上的擴音器循環吆喝：「換作業本了，換即食麵了……」用什麼換？當然是用糧食。

還有什麼能用糧食換呢？那就是糧食——粗糧可以換細糧，紅薯可以換大米。有些年，換糧食一度成為家鄉一門火熱的生意。青壯年們騎着結實的水管自行車，馱着幾麻袋糧食，晝夜兼程，去幾百里外的天津郊區換糧食，馱去的是粗糧，換回的是細糧，或者馱去的細糧，換回來粗糧。與其說在掙粗糧與細糧的差價，倒不如說是榨取自己的時間和力氣。

沒聽說過用糧食換書的。眼前就遇到這麼一本。我猜測大娘的歲數，心裏一沉，這書，不會是那個特殊年月用糧食換的吧？果如此，那等於是用黃金換的。

我問老陳，打算多少錢收？老陳也怔着，他醒過神似地說：「糧食換的書，無價啊！」我問什麼意思？老陳說：「我哥是餓死的。我的命，是用糧食換來的。」



圍觀「雅一」吃瓜



四月十日，廣州動物園的大熊貓「雅一」吃南瓜，憨態可掬，吸引市民圍觀。

市井萬象

中新社

花式充電



自由談

吳捷

周末、假日，是給自己「充電」的好時機。一切活動都需要能量。電腦、電梯、電動車等等要用電，機械手錶利用勢能轉化成的機械能，汽車消耗汽油，拖拉機燒柴油，水車轉動需要水流。動物維持體溫、分泌、代謝都少不了食物，所以松鼠終日忙碌尋找堅果，所以一個人即使徹底躺平也不是零消耗，好氣哦。

每天清晨，你吃飽睡足，光鮮亮麗，能量滿滿如一枚新電池，懷抱拯救世界的豪情邁出家門。然而，上下班途中在地鐵、巴士裏被擠得東倒西歪，在工地風刀霜劍日曬雨淋，在公司被電話文件會議同事客戶磨損耗電，回家後剩餘電量僅有百分之十。飽餐一頓，稍稍充電，之後盯緊人類幼崽做功課、習樂器，電量迅速降到百分之一。終於午夜來到，你精力耗竭，把自己嵌在名為「床」的充電器上，期待一覺香甜，明日又正能量滿滿，把今日的一切再來一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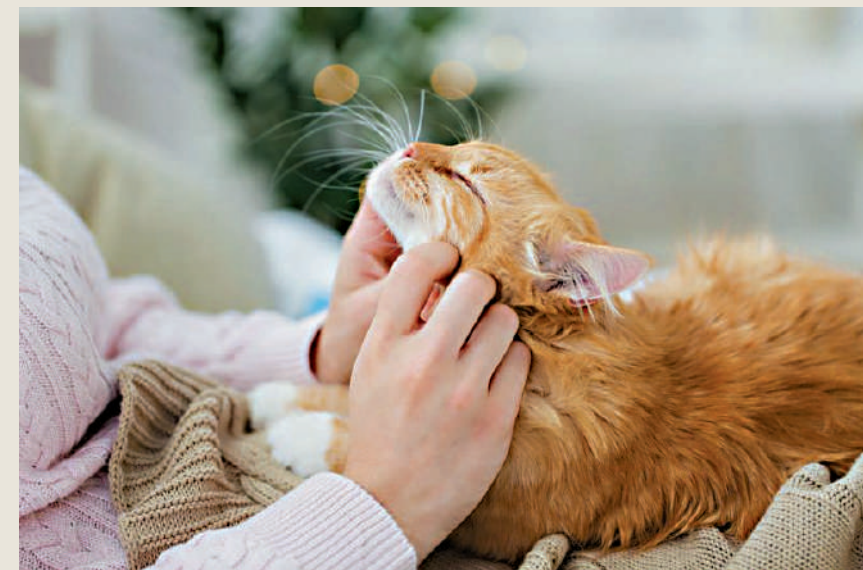
我資質不佳，一如充電慢、耗電快的廉價電池，特別適合八小時工作制——每星期八小時。濃咖啡對我毫無效用，飲完一杯，依然睡得不省人事，所以很羨慕精力充沛、續航能力超強的人。他們夙興夜寐，日理萬機，東奔西走，依然神采奕奕。一個人的電量不足，也許是因肌肉辛勞、大腦疲倦或腹飢口渴，且有許多外在表現：雙眼發直，哈欠連天，腰酸背痛，心不在焉。這時，就必須及時充電。

人體的本能是缺什麼就主動尋找什麼。餓了吃，累了睡，攝入能量，休息身心，是最直接、簡單、自然的充電方式。居里夫人的女兒艾芙為母親作傳，寫青年時的瑪麗亞·斯克沃多夫斯卡是個窮學生，疏食飲水，刻苦學習，某日終於昏倒。甦醒後親戚盤問，方知她當天只吃了一小把蘿蔔和櫻桃。無需請醫生，家姐親自入廚，端出一大盤煎馬鈴薯和烤牛排。瑪麗亞吃完，臉上漸漸恢復了血色。至於睡，舒服不過倒着，誰不喜歡躺平？河南一帶方言稱打瞌睡為「栽嘴」。睡眠是大腦自我修復的重要過程，累極的人有時能連睡十幾小時甚至更長時間，有人累得站

着或坐着就睡着了。若稍感疲倦，小睡片刻或閉目養神足矣。

還有很多時候，精力無法集中，不是因疲而倦，而是因厭生倦——幾小時不間斷做同一件事，即使是自己愛好或擅長之事，但因缺乏改變，導致大腦負責該項任務的部分超負荷而麻木。這時充電的方式就不是飲食睡眠，而是放下手中活計，做些形式、內容或節奏完全不同的事。比如午後讀書，發現自己不停「栽嘴」，再讀下去勢必隨着隨忘，此刻就得放下書或Kindle，直奔——不是沙發或床，而是戶外。「書埋埋頭無了日，不如拋卻去尋春。」信步林間路旁，目之所觸，耳之所聞，都與書房中眼觀鼻、鼻觀書的小小世界和靜坐姿勢大相徑庭。春衫微汗，回家後，方才的倦意煙消雲散。或者，也可以拋下書本去廚房沏杯紅茶，或打開手機玩幾局遊戲，或澆花，或遛狗，或為貓主子鏟屎，或學晉人陶侃搬磚。換個環境，改變節奏，化單調枯燥為花式多樣，是為「積極休息法」，日語所謂「気分転換」。

邱吉爾認為，一切娛樂消遣的本質是改變：人不可能永遠在做同一類型的事。從事腦力工作者的最佳消遣方法是動手類的，比如木工製作、書籍裝幀、化學試驗、搬磚砌牆。邱吉爾選擇了繪畫：「在我人生至為艱難的時期，是畫畫拯救了我。」一九三〇年代，邱吉爾任途失意，潛龍勿用，年近六旬時出版的小書《Painting as a Pastime》說繪畫無需太多花費，卻給大腦帶來新的營養和鍛



▲貓咪是治愈人心的寵物。

資料圖片

故鄉的樟樹



人與事

魯力

近日，南方又進入雨季。窗外春雨淅淅，夜靜了下來，又濕又涼，蜷縮在被窩裏暖和舒適，倒是做了一夜夢。早晨，樹上鳥兒吱吱喳喳地叫個不停。醒來一看，庭院裏落葉滿地，遍布褐紅，有些蒼涼感覺。抬頭一望，門口的樟樹冒出滿樹翠葉，鮮綠鮮綠的一大片，隨風飄來陣陣幽香。想起孟浩然的詩：「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，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」

我的故鄉福州，這裏有「五寶」：溫泉多、樹木多、花果多、茶多、名人多。福州最出名的樹是榕樹，故又稱為「榕城」。但這裏的行道樹大部分種的卻是樟樹、芒果樹、玉蘭樹。我所住的小區裏長着成片的樟樹，每天早上淡黃的小細花成串成串地掛滿枝頭，看上去像一團團粉黃色的絨花，發出清幽的樟香。經過樹下，空氣中瀰漫着清馨怡人的味道，使人神清心寧，呼吸舒暢。早上散步，腳下的落葉沙沙作響，遍地褐紅的樟葉，鑲綴着點點黃綠的落花，別有一番韻味。

小時候，家裏有幾個樟木箱，兒時每當穿上剛從樟木箱中取出的衣服，身上都帶有自然淡雅的樟香。結婚時，母親特別託人在鄉下打造了兩個樟木箱，作為結婚禮物送給我們。新婚之夜，在大紅囍字映照下，樟木箱在新房裏發出淡淡的樟香，房間內飄逸着母親對我們的祝福與關愛，留香持久，沁人心脾。



福州盛產榕樹與樟樹。榕樹以其樹形高大，樹冠面積大如巨傘，為人所偏愛。榕樹是福建省樹，也被福州與江西的贛州評為市樹。不過，我更喜愛樟樹，它作為行道樹、綠化樹，默默無聞地在城市的角落裏為人們送上一點綠，飄上一絲香。

到了香港生活，近年來發現紫荊樹開始遍布各處，卻很少見到成片的樟樹林。唯有九龍公園的樟樹林鬱鬱蔥蔥，每次經過尖沙咀，我都會放慢腳步，欣賞一下樟樹的雄姿，品味一點那清幽的樟香。樟樹樹幹筆直，木質細密堅韌，香氣獨特。樟木可以驅蟲防霉，防止衣服被蛀食，歷來是人們製作衣櫃、箱子的最佳材料之一。在樟木箱中存放的衣物、字畫，不僅不生蟲發霉，而且會留下樟木芳香。

香港有處地名「樟樹灘」，就是因為村落內外遍植樟樹而得名。你若至樟樹灘村旅遊，可見村公所內的碑刻提及：「本村原名樟溪」。不過，該村的樟樹由於日軍侵佔香港時期曾遭大量砍伐，至今村內僅存數棵樟樹。真希望「樟樹灘」周圍的樟樹林重新種植起來，再次飄香。

作家冰心也喜歡樟樹。她這樣寫道：「樟樹是我喜歡閱讀的樹，每一次閱讀它，我都會有一種滄桑感，一種靈魂在昇華的感覺。有時偶然間突然發覺一棵樟樹消失了，我的靈魂會有突然失去一個老朋友的痛覺。」前幾天，小區裏幾個鄰居「團購」請人進來砍樹。有棵樟樹被砍得只剩下光禿禿的主幹，說是可以照入更多陽光。看着重傷的樟樹，我心疼不已。我更喜愛小區裏樟樹參天，翠綠遮蓋的感覺，喜歡聞着從樹上飄逸出來的淡淡幽香。每天出門，見到這棵百年老樹伸出粗壯的枝杈，托舉着初升的太陽，我的內心感到震撼。

▲樟樹開花時，會發出淡淡的樟香。

資料圖片

契訶夫的笑劇



旋轉舞台

陳德錦

擅長以悲喜交替的處境、表現人物複雜心理的俄國戲劇家契訶夫，也寫過一些獨幕劇。這些小品劇性質多屬娛樂觀眾的「鬧劇」或「笑劇」，在主題和技巧上比他的四幕長劇較為單純，也有某程度的實驗性。在有限的篇幅裏，現實諷刺十分明顯。諷刺構成主要的「可笑」成分，也平添了劇作的深度。

一八八八年寫成的《蠢貨》，地主斯米爾諾夫向寡婦波波娃討債，寡婦無力償還，雙方衝突演變成決鬥，斯米爾諾夫卻因波波娃顯現了激情而生愛慕。此劇在公演時很受歡迎，原因也不難理解：情節逆轉迅速，衝突還似延續時緩解卻已出現，社會面不廣反使觀眾能直接投懷於逗笑的動作和語言之中。

《求婚》和《婚禮》二劇同樣以男女婚戀為題材。上流社會那種愛面子又吝嗇的本性在這二劇中表露無遺。《求婚》中的一對家世相近的男女談婚論嫁，卻為一塊農地的

所有權誰屬而寸土不讓。神經質的洛莫夫對娜達麗雅說：那塊地是他祖先給予對方祖先的農戶暫用，沒付報酬，而這些農戶「只給我姑姑的祖母燒磚」。斤斤計較之餘，二人又為自己的獵狗本領高下大吵一頓。娜達麗雅的父親氣結了，洛莫夫也眼冒金星精神崩潰，而在要緊關頭兩人總算勉強結合了。

《婚禮》中，一個退休海軍中校被邀請到婚宴中發言，發表了一通與婚禮毫無關係的航海技術。新人雙方本來勢利，為充撐婚禮場面，卻讓一個老軍人搞得亂紛紛。然而老軍人的出現又正反映了婚禮主人的小器虛偽。

即使是獨幕劇或鬧劇，契訶夫在構想角色方面也很認真，務求能盡量利用他們的身份，將種種奇怪異常的社會現象突顯出來。

《一個被迫當悲劇角色的人》裏的托爾卡巧夫因為居於鄉間別墅，每次坐火車到城裏上班，親友鄰居必委託他辦事，或帶口信，或買這買那，回家時要攜帶大量物品，弄得筋疲力竭。托爾卡巧夫埋怨：「你得記住你是個住別墅的人，也就是說你是奴隸，

是賤貨，是孬頭……東奔西跑去替人家辦事。」可笑的是一直聽他訴苦的朋友也有同樣的請求。

與其說作家描寫小公務員居於鄉郊的苦況，倒不如說住在鄉郊的人不甘生活淡薄而渴慕城市，當城鄉張力擴大而難以調和，就產生像托爾卡巧夫這類難以適應現實的「悲劇」人物。

《論煙草之害》是獨腳戲，上台演講吸煙危害健康的老教員，同妻子合辦一所低檔女子寄宿學校，並一手包攬教學和雜務，飲食不節。他的演講內容拙劣，顯示他不學無術、吝嗇勢利。這夫妻檔辦學，能謀取賺頭，實因不少民眾無力把子女送到更好的學校。此劇對低劣教育質素的諷刺，十分鮮明具體。

說契訶夫獨幕劇具有實驗性，不能忽略它們也是一種文學書寫，現實細節特別豐富。《婚禮》本就由短篇小說改寫而成，而《論煙草之害》和《一個被迫當悲劇角色的人》，類似第一人稱小說，需由優秀演員擔綱，務能表現出長篇獨白起伏變化的效果。直接閱讀契訶夫集中的短劇，很有閱讀小說的感覺和滿足。